



新刻  
頭書

書經集註

六

仁禮  
2197  
6 止





信  
2/97  
止

△音釋程伯圭曰按周禮多言三公三孤但不言其職耳蓋三公位尊出諸卿之上論道經邦若無所職又且官不必備或有或無非如諸卿之分職聯事各相統屬也故不必列名於五官篇中

○旁通云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耳如柱次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也又云但公孤之任坐而論道者也六卿之職作而行之者也周公六典專治事而設故以公孤為鄭重而未及言之非周禮與周官一書迥絕也

### 書經卷之六

蔡沉集傳

####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

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

一



一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註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同云冬官亦缺王莽時劉歆置周禮博士司空篇亡購千金不得以考工記充之

△旁通云庭直也釋詁文

○周禮王畿千里外有九服每服五百里則每方五九四千五百合之為九千里通王畿為方萬里以開方法計之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為方萬里者為方百里者為萬矣以百里為諸侯之國牽之是九服之內可容萬國然周初會于牧野者八百諸侯王制所計亦

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

廣其來久矣

○音釋云并畿內為六服程伯圭曰按周禮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六歲一見

是六服者侯甸男采衛要也畿內不在其數然固有九服而王之巡狩止於侯甸群辟承德止於六服視唐虞之世有間矣

王歸于鎬京督止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治去聲○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

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

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

△音釋云倍薄亥反



△音釋云逮徒耐反  
又湯劫大計一反

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入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

時若訓迪厥官逮徒耐反又湯劫大計二反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

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於此立為周家定制

△賈誼新書保傳連誼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

○周易繫辭文

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太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彌予一人少失照反○孤特也○三少雖三公

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連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強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周易繫辭文註云範模也圍匡郭也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能使造化圍於聖人精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匡郭而不違也



△音釋云治去邑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音釋云舜典秩宗傳云宗祖廟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此又以宗訓長何也合歸于一長上邑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謂強不得陵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土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

△音釋云主國空土通典引孔傳此句叙云空允也古者空土為允以居民也



○旁通云世傳周禮

缺冬官愚考其書而實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顛述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耳○愈庭椿曰天官以九職任萬民皆司空事也百工特司空九職之一耳

○同云康節曰乾坤縱而六子橫蓋先天圓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為六卦之父母比於六卿之冢宰六卦為乾坤之男女比於五官也

以考工記當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

△音釋云程伯圭曰周禮云侯服歲一見以至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五服蓋指甸男采衛要而侯服之歲一見者不在其數也

○旁通云六年一朝與周禮不合十二年一巡狩與周禮大行人合

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王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音釋云：噤音閉，多言也。

○鄭子產鑄刑書見左傳，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註：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入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

○自唐以前，鄭夾際通志畧云：自魏文侯李悝撰諸國法，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十八篇，張湯越官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世有增損，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九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千古名言

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斷，都玩反。此下申戒卿士也。王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後恭儉，惟德無載，爾偽。



△音釋云揜與掩同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載作代反

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性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盛則思危辱當

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居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不和政厯舉能其官

△音釋云稱平也勝平也

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推通回反

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

政以佑乃辟辟必益

亦○三事即立政一事也亂治也篇終數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由戒勅之也其不及

△音釋云辟必益反



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

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論語為政篇引此文作孝乎惟孝當以為正此篇無孝乎二字誤孝乎惟孝者羨孝之辭猶曰醇乎且醇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

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旁通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王城方九里謂之王國國外曰郊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之地也然則頑民亦在六鄉之數矣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

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

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

△音釋云治去聲



△旁通云物之精華固無一休者精華不離於物也形質指儀牲塗盛也止置於此而不動者也氣與升者燔燎羶香達於彼者也止者有方言物在沮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墻屋所達無界限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言至治之格天亦如氣臭之達於上下也

○音釋云恭於危反爾字本作恭乃結語協二反瘦貌

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一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必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必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蕪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論語顏淵篇云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梁惠王下篇有之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

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見能得見既見

聖亦不能由聖入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與出入自爾師

虞無言同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細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



韓文幸臣論引之

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  
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  
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

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一也

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  
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

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  
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

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  
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音釋云稱平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

△音釋云予音與  
於和直氏讀書謂全  
引此傳但改於和  
為急於和蓋從容則  
有和之意似於和  
矣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恭反

周公訓者二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  
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

以為威倚法以浸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  
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

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  
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

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  
以和之而後可以中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  
勿宥惟厥中辟毘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

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  
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書經卷六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  
辟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  
之此終上上  
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女九反  
狃習也  
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  
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  
以其所關者大也  
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  
無求備一人  
之所不能

△音釋云無與毋通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  
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  
制力蓄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  
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  
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  
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  
謂其行義職業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謂其行義職業  
謂其行義職業

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  
謂其行義職業  
謂其行義職業

△論語衛靈公篇有

△音釋云無與毋通



△音釋云澆堅堯反薄也令去邕下同好去邕下同兄弟當作長幼說見武成篇著既各反標音乎鼓椎也

聖人之

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交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及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入捷於枹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末世矣

顧命 顧遺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

△音釋云還音旋

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

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洮音桃頰

音悔○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頰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音釋云召芮周同姓國彤姓國畢衛



○音釋云治平世下  
同朱子語錄云召公  
畢公毛公是三公  
伯彤伯衛侯是三孤  
孔疏云以高官兼攝  
下司漢世以來謂之  
領故稱畢毛皆稱公  
稱領為彤衛但稱本  
爵資音奔長上音帥  
音率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召直笑反芮如稅反彤  
音全○同召六卿下至

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  
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  
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  
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  
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  
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帥  
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  
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

△音釋云嗣續我志  
按嗣謂嗣君也周禮  
典命云諸侯之適子  
誓於天子攝其君誌  
云誓猶命也明樹子  
不易也

△音釋云重傳容反  
麗音離又音隸熨羊  
至反習也

是係史臣之筆不唯  
典重雅潔得訓誥之  
辭其敘陳列設張外  
降拜與之狀宛如親  
△侗音同

見禪代盛典於玉堂  
之上洵為千秋詎觀

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  
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  
命汝統言曰病疾甚言曰病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

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  
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  
用能達於殷邦而  
集大命於周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

昏逾侗音同○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迓  
上夫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



△音釋云釗之遙反音與昭同殆將殆字當從孔傳云疾甚危殆恭傳上章兩言疾危殆此云殆將何也

△溥音普

△無與毋通○治平邑下同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

而無敬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音昭○釗康王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與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幾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幾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周易繫辭下云子曰知幾其補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中庸云謹獨朱註云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於此尤加謹焉

○周茂叔通書云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

○皇極經世書云成王在位二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成王十三即位壽五十也

△正義云土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震處

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入者自治于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茲既受命還出綬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



遂欲出之將欲為死備也庭路寢之庭也

○旁通云懸樂懸也鐘磬之在篋簾者非謂幄帳也

爰字難讀或訓是或訓於不通與字書同也蓋後漢同後世加字者也此南仲王家人呂氏諸侯也故使二人援齊侯也

△音釋云路寢門外南門當是阜門天子五門皆南鄉則阜門乃天子之最南門也

○唐穆宗中尉梁守謙王守澄所立也敬宗為蘇佐明所弒王守澄復迎立文宗文宗以敬宗子成美為太子官者以為為立不由已廢之而立穎王湮是為武宗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立憲宗子怡是為宣宗宣宗崩宦者立鄂王温是為懿宗懿宗崩宦者立立

小子儼是為僖宗僖宗有疾宦者立壽王傑為大弟是為昭宗昭宗遇弒朱全忠立幼子祚為哀帝而唐遂滅

○說文云閣宮中閣閣門者寺手人奄宦者掖官中小門也

△旁通云據禮記秋人設階蓋設椹升屋號復之事也此設黼宸綴衣是典設張之事也

崩還音旋○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

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

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

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日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

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閣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宸綴衣宸隱豈反○狄下土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宸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宸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旁通云天子之席三重周禮文也  
○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  
○周禮司几筵文也吉事祭禮凶事喪禮也變更也

△正義云王肅曰底席青蒲席也  
○同云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  
○同云貝者水虫取其用以飾器物

△旁通古註云筍竹正義云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筍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

△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篋莫結反

○此平時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篋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里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且

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具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

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旁通云筍字必誤下文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也據古註訓豐席為莞席傳寫誤也

○牖戶之間謂之展爾雅釋宮文也郭璞云窓東戶西也

○音釋云夾室孔疏云天子之室有左有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曰夾室

中間所叙為席四為几四為玉五為室九為墀四而為十有一整臚列錯錯如畫宜其軒子之飾此而作一篇書記也

△旁通赤刀赤削也考工記云蔡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

燕之坐也西廂夾來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展天子負展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二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在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乎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

貝鼗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

東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



甄註云今之書力也  
正義云謂之赤刀者  
其刃必有赤處又云  
赤刀者武王誅紂時  
乃赤為飾周正色也  
○琬琰圭名見考工  
記琬圭琰圭皆長九  
寸東齊陳氏云琬有  
鋒芒琬無鋒芒○夷  
常也大玉常玉皆玉  
璞未琢故不以禮器  
名之○球鳴球也益  
稷傳云鳴球玉磬名  
也正義云玉色如天  
故曰天球

○大貝如車渠

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者工記謂車閭為渠大小如車閭其貝形曲如車閭故比之也

書訓詁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  
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  
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  
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  
河出圖是也亂國名亂國所制舞衣大貝如  
車渠鼓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  
共工舞衣鼓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  
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  
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  
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  
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  
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  
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  
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  
守也於顧命陳  
之示能傳也

△音釋云象輅為次輅程伯子曰周禮巾車五路惟玉路金路無副車象路木路革路皆  
有副車王乘玉路則餘四路皆從是金綴於玉也乘金路則餘三路皆從是象綴於金也  
若乘象路革路木路則各自有副車而他路不復連綴矣是象路當附綴路之列不當附  
次路也路與輅通

○旁通云王之五輅  
輅周禮作路見春官  
巾車之職王路金路  
象路請以玉以金以  
象飾諸末革路請以  
以革而漆之木路不  
請以革漆之而已  
○音釋云殯在西序  
成王之殯當在堂上  
西楹之西序者堂下  
之室也非殯所在當  
云殯在西楹之上  
○旁通云成王殯在  
西序禮記云周人殯  
於西階之下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

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木  
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  
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  
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  
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  
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  
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  
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  
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  
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  
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畫記騎而立者五人騎  
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  
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  
者二人句全字此處

△正義云無旒為冕  
無旒為弁弁冕版皆  
廣小寸長尺六寸前  
圓後方銳當作銳

○同云雀弁色赤而  
微黑如雀頭也  
○同云麻稜也所立  
在堂下近於堂稜

○同云堂此惟一階  
側猶特也  
○旁通呂氏曰凡弁  
士也皆立堂下冕太  
夫也皆立堂上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執戈上刃夾兩階凡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  
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鉞立于  
側階凡鈕里反戣音達○弁士服雀弁赤色  
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凡  
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戣屬鉞當作鉞說  
文曰鉞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  
冕執鉞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  
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  
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戣以宿衛王

○史記云王溫舒推埋為姦徐廣註推殺入而埋之又貨殖傳攻剽推埋  
○前漢書趙肅王傳云推埋攻剽師曰日推殺而埋之

官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  
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  
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  
一一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  
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推埋器  
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

裳入即位齊賤西反○麻冕三十升麻為冕

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  
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  
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  
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  
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  
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以服酌吉凶之間

△旁通云朱子曰二十  
十升布為之升八十  
纁則其經二千四百  
纁矣愚按麻冕用二  
十升布上深玄下深  
纁以衣其版  
○正義云禮祭服皆  
玄衣纁裳纁赤色之  
淺者蟻色玄如蟻



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階太史秉書由賓階階

御王冊命太宗宗伯也形纁也太保受遺受成王

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十同爵名祭

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雅刻之以昆諸侯之圭

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主之命奉符

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旁通云太宗宗伯也時形伯為之又稱上宗即周禮太宗伯之職  
○形纁也祭服皆玄衣纁裳  
○太保受遺受成王  
○太史奉冊成王命之言先已書之於冊於此奉之以進康王  
○太宗相禮宗伯掌邦禮  
○大圭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琕考工記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奉符寶以傳嗣君符指琕寶指介圭

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

光訓成王顧命又言書之冊矣此太史曰陳

憲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太訓

日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

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

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忌天威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書經卷六

十九

△音釋云太史曰陳詳望若憑玉几以下即冊命之辭太史對嗣君讀之而嗣君拜受也



宿甫也。廟也。宅也。

△旁通云祭祭成王也。進爵以亂進成王神座之前也。

○音釋云宿字本作肅。肅古通用爾雅云肅進也。此說文云莫爵也。

△旁通云酢報祭也。新安胡氏曰報祭者亞裸之類。即今之亞獻也。

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啗上宗曰饗。啗。嫁反。○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酒也。啗。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啗。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主。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

同拜王答拜。酢疾各反。○太保受王所啗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戶。太宗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戶。王答拜者代戶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

△音釋云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不專以神居為廟也。上文東序西序即東西廂也。東西廂惟路門內有之。故獨稱路門為廟門。按禮記喪義云三議而後傳命三議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議而後先則所謂廟門。但指路寢之間而言。初非言路寢亦非因有殯也。周禮司儀載諸侯相見交幣之禮亦有及廟之文。今人尚有廟堂廟廊之文。孔氏謂殯之所處。故曰廟。而蔡氏因之。蓋泥於以神居為廟也。

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齊

諸反。○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疾飲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其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太保下堂有司

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顧命。



△帝方通云：一曰阜門，在外第一門，建事，鼓，詢事，幣，訟，朝，士，堂，之。  
二曰雉門，自外入內，第一門也，有警，藏之。  
三曰庫門，自外入內，第二門也，蓋，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旁有兩觀，後有明堂。  
四曰應門，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鼓，又曰朝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周禮，圖，雉，門，作，庫門，庫門，作，雉門。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阜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比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或曰黃朱，若

○音釋云：周禮註：天子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庫門之外，聽獄，訟之朝也。治朝，在路門之外，下日視治之朝也。燕朝，在路門之內，會宗人，圖嘉事之朝也。

○陝，史記註云：弘農郡，陝縣是也。  
○重耳，晉文公，名禮，記檀弓篇有此事。  
○舍贈喪，珠玉曰舍，祿贈喪，衣服曰祿。

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二臣衛。」見非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奠，壤地所出，奠誓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用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用者舍者，遂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



△旁通云姜里在相州今彰德路也

受姜若克恤西土家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  
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與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

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言以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

△旁通云新陟後世謂之大行  
○程子所謂喜怒哀事則理之當喜怒哀也

○旁通云後世隆先生之業云蔡氏此言蓋有感而垂戒周幽王為申侯犬戎所殺申侯文侯迎平王於申遷於東都西周故宮鞠為禾黍而下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及其錫命文侯則曰其歸視爾節爾邦柔遠能近惠康小民則其口不言兵可見矣蔡氏固有感於此其意又在於建炎紹興之事也

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列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隆先生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嘆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處底至齊信用昭

△旁通云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猛在喪春秋書曰劉子單子以



王猛居呼皇秋劉子  
單子以王猛入王城  
冬十月王猛卒曲  
禮云天子未除喪曰  
予小子生名之死亦  
名之

在我後之人言文武  
之建諸侯樹屏在  
安我等後人也

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  
又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  
四方德之廣也不務外者不務外惡輕者則  
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  
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  
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  
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  
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又王室文武用受正  
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  
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

△音釋云無與毋通  
遺去吉

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  
鞠子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  
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  
綏爾相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  
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  
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及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  
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歎曰非禮  
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  
非溺終不接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



△旁通云孔子曰將冠子云云見曾子問疏云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

○見左傳昭公十年

王曰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乎未及期自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各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于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用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

也三說不可偏廢

○音釋云按潘子善問蘇說朱子答云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之私服是朱子未嘗取蘇說也然蘇氏之說乃禮之正朱子之說乃禮之權若國有危疑亦不容不行權以定名分紀綱也

△旁通云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鄭玄曰有冊霍侯之事皆安作也愚按旁作者祖記聞畢命篇首數句有自宗周至于豐之文謂康王在豐命畢公故其書曰畢命豐刑非畢命篇外別有豐刑篇也

△同云朕芳尾切音忽切月未成之明也

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朕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何向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朕越三百壬申王朝

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

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

書經卷六

二十四



○成周下都也在灋木之東處商民之地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太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音釋云左右音佐

○考通云十一年日紀既歷三紀三十六年也成王即位七年而周公始留洛洛治之七年而周公薨成王命君陳繼周公之後成王在位九三十七年則在成王時君陳治洛九二十三年在康王時又治十二年而後命畢公則通周公君陳治東郊以味至此時四十二年矣言三紀者舉大數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綏定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庶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日紀公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其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

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左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太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步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懋盛犬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

△考通云四世文武成康也以年逆計之康王此時已在位十二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武王十三年代



紂克商後七年而崩  
通二十年則畢公自  
武王即位以來已歷  
六十九年矣又加之  
以在文王之時已為  
大臣則此時必九十  
餘歲可謂國之元老  
矣

○音釋云左傳昭公  
十七年叔向曰朝有  
著定杜註朝內列位  
常處謂之表著

△音釋云圻解見酒  
誥篇字雖與畿通然  
此章似不專指王畿  
但言嚴疆界耳

道四世風采疑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  
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  
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  
盛而歸美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子祇命公以周公之事  
往哉今我故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  
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

固封守以康四海癉多早反守舒究反○淑  
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

○禮記王制篇有之

成周今日自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  
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  
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  
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  
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  
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  
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  
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  
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  
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  
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  
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  
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恒胡登反○  
對暫之謂恒



△史記列傳四十一  
張釋之傳有此事  
△音釋云荀寒歌反  
音與何同急也

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象體所會  
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  
浮未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  
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  
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  
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  
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  
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  
論則康王以  
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鮮上聲悖蒲沒

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  
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

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  
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  
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枯

△音釋云長上音羞  
惡去聲

瓜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  
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  
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  
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取也流而  
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  
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  
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是詩所謂彼其之子  
不稱其服之意也



此所謂衣食足而可使知禮節之意

△資富能訓惟以末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  
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微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最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

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

△音釋云叢祖外反

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整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

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

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

福殊厥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

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

△音釋云非治去邑下致治同所治平邑



△音釋云聞音問

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聞音問○建立訓順。而音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蘇氏曰曰厥事欽若先王戒烈以休于前政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

△音釋云程伯圭曰小序以爲穆王時書然篇中但稱文武成康而不及昭王或疑爲昭王時書也

△昭王名瑕 穆王名滿

△音釋云左右音佐佑

△旁通云成康之時芮伯爲司徒此云續乃舊服無忝又曰由先正旧典時或則君牙之祖父必嘗爲周司徒矣然則君

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

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督脊也舊服中心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牙或內伯之子孫歟  
不然下文何故曰追  
配于前人後世鄭武  
公父子並為周司徒  
亦如此類

△旁通云即舜命契  
敬敷五教在寬之意

○論語顏淵篇有之

○蔡仲之命云率自

中云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  
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

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  
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  
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

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  
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  
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

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  
鏡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  
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

△旁通云司徒兼教養之職即既富之而後教之之意小民死咨而自傷其生之艱難則  
救死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

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  
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養教  
之職此又告君牙  
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祐

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

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  
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  
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  
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音釋云未章下既言祖考則上先正字但當指先賢而言不應四句之中乃爾重復也

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又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巳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罔命罔俱求反。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止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  
有。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

△音釋云罔俱求反下畫長滿從口非陸云亦作與史記作集

○孟子盡心上云居移氣養移體註云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亦有異也

之際抑未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止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休揚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休勅律反。伯罔臣名穆

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及夕承弼厥辟出

△音釋云休勅律反

書經卷六

卷六



△音釋云糾吉酉反  
謬靡幼反

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  
祇若萬邦咸休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  
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  
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  
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  
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  
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

△音釋云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駘祭祀隸僕掌五裘掃除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金  
路以賓長上世

乃后德交修不逮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  
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

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羣僕侍  
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  
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  
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  
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吉士便毗連反辟匹亦反○四好令善也好  
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  
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  
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  
簡乃僚則成周之特凡為官長者皆得  
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音釋云令力正反  
便毗連反辟匹亦反



△音釋云敗北邁反  
拂音弼韻略上阻阻  
二音下音語

△音釋云無與母通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

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  
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  
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  
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  
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  
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  
之昏虐侈縱皆其  
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險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

德未固恐左右以異  
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燠厥官惟爾大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

而惟以貨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  
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求弼乃后于彛憲彛憲常

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  
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  
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  
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  
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  
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史記云蜚廉之後  
有造父以善御幸於

周穆王得驥溫驪驪

驅歸周以救亂

○左傳昭公十一年

楚右尹子革對楚靈

王曰昔穆王欲肆其

志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焉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

止王心王是以獲及

于祗官

○音釋云造父顯頊  
之後蜚廉四世孫趙  
氏之祖也



△音釋云古者刑清律簡至周而律益繁穆王哀民之易麗於法也故五刑之疑各以贖論觀其訖富惟貨之戒必非為歛民財而作也刑之可疑者則赦其罪而罰之金乃哀矜故慎之至非謂罪皆可贖而使富者得生貧者獨死也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示戒勸於報應之間咨嗟懇惻諄復詳練罰贖特篇中之一事耳小序專言訓夏贖刑遂使解者肆為譏詆惜哉呂姓也甫國名也甫侯姓呂為天子司寇故亦或稱甫刑

呂刑以詰四方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矣漢張敞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計羌兵食不繼建為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備之書哀

○旁通云顏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孔穎達云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云不與我成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前與楚殷與商

呂刑之堂容易哉文辭亦多難解者

△音釋云度達各反

△旁通古註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史記註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臣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廢人之貪者索隱云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

矜惻懼猶可以想見三代中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中修刑辟呂後為甫斂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



暴則蚩尤，非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廢人，蓋諸侯號也。○音釋云：鴟張，形勢猛悍如鴟之張翼，跋扈。詩疏云：凶橫自恣，陵入之貌。

△正義云：二苗之生，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音釋云：左傳云：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則是寬苗在受終，居攝之前，舜未為帝也。皇帝家於庶幾，清問下民，當從孔傳作帝堯為是。

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桀黷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剕，渠京反。○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此，始過為劓剕，鼻耳桀黷，黷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牽別，皆刑之也。

△民興胥漸，泯泯禁罔，中于信以覆誼盟。○音釋云：泯泯，無復也。信，相與反。覆，誼盟也。而巳。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香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音釋云：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



△旁通云此兼上文  
言帝舜之事知乃命  
為帝舜之命史記索  
急曰据左氏重是少  
昊之子黎乃顓頊之  
流

○音釋云惹蒿上許  
云反香氣也下呼高  
反氣蒸出貌字見禮  
記九黎章昭云九黎  
氏九人蚩尤之後也  
鄭玄曰九黎學蚩尤  
為亂者在蚩尤之後  
舊音燭章昭云會也

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  
北之類逼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

在下明明悲常鯨寡無蓋重少昊之後黎高

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  
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  
昧之間當二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  
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  
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  
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  
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  
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  
嚴幽明之分惹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  
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

○旁通新安陳氏曰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即祝  
融也所以祕註楊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愚按月令孟夏其神祝融  
鄭註云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陳說是也

○見楚語昭王問於  
觀射父之事

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鯨寡之微亦無有蓋  
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  
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齋盟  
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  
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二  
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  
使復典之

△皇帝清問下民鯨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辭聲苗之過

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  
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旁通云愚按主名山川者即爾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是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也伯夷降天地人之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音釋云程伯圭曰伯夷降刑罰之典與下章播刑義同伯夷為司寇皋陶為士師士師司寇之屬故但稱三后而不及皋陶其後伯夷與禮而皋陶猶為士官不必備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命皋陶為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

○後漢書列傳四十四云拜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現惟殷于民皋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

○旁通云賜震之孫事見震傳蓋吝之也註云吝耻也

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賡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穆穆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



使無過不及之差率入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

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

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太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天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

△音釋云監音監麗音離又音隸斷都坑反

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

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

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

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辜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責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



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人雖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

△旁通云格至也正義云格訓至至命不知何命新安胡氏曰下文有敬逆天命此則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

洪範三德一曰正二曰剛三曰直四曰溫五曰簡六曰寬七曰栗八曰強九曰威十曰福十一曰壽十二曰考十三曰終十四曰臧

○音釋云刑當去邑辟此亦及下並同夫音執

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或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持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求久而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

○旁通云戒固善心也言欲其無時而不戒也苟或戒而或不戒則不勤而刑不當矣



何度不及史記作何若  
非其宜錄

△旁通云及逮也逮  
連捕也蘇氏曰罪非  
已造為人所累曰及  
秦漢同謂之逮

○音釋云逮徒附反  
又大計反及也漢刑  
法志註辭之所及則  
追捕之故謂之逮

△正義云下文惟有  
五刑五罰而無五過  
亦稱五者緣五罰為  
過故謂之五過五者  
之過皆可原也

○周禮大司寇云以  
兩造禁民訟入東  
矢於朝然後聽之

○音釋云麗離隸二音  
核與覈通下革反應  
去邑

△旁通呂氏云審者  
察之盡其心克者治  
之盡其力

△周禮小司寇以五  
聲聽獄訟求民情一  
曰辭聽觀其出言不  
直則煩二曰色聽觀  
其顏色不直則赧然

三曰氣聽觀其氣息  
不直則喘四曰耳聽  
觀其聽聆不直則惑  
五曰目聽觀其眸子  
視不直則眊然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者皆在

所害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  
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  
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  
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  
以明二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  
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  
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  
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  
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

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  
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也

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  
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  
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  
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  
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



△正義云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削足割劓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又云額額也墨一名黥先刻其額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官是官刑為流刑也男予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官使不得出也本制官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周禮註云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官中若今官男女也

周禮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

○旁通云太兩曰鑊百鑊六百兩也倍二百鑊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百鑊三千兩也六百鑊三千六百兩也千鑊六千兩也正義云古人贖罪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輕罪比舊為多者墨劓善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為減者官大辟舊各五百今官械二百大辟減二百也

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

在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一盡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

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

實其罪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

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

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二千上下比罪

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胡

關反○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削足也官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

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此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官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人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彈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



○音釋云官淫刑孔  
疏云官刑主為淫者  
然後人殺此罪非必  
皆云淫漢除凶刑官  
刑猶在至隋開皇初  
左除男子官刑周禮  
司刑墨劓官刑殺罪  
各五百

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  
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  
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在

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  
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  
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  
非重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  
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  
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  
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  
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

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  
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  
然而不可紊者矣此  
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

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懲過

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  
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  
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  
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

△音釋云差初如反  
占之廉反并去聲



旁通云讞逆結反  
說文云讞罪也

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  
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  
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  
求其情也明啓刑書昏占者言詳明法律而  
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也  
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  
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  
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免兩刑者  
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  
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  
當備其辭也

音釋云相去壹令  
去壹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  
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音釋云相去壹令  
去壹

音釋云汗音烏治  
平壹壹餘六反賣也

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  
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  
尤求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  
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  
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  
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  
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  
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  
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  
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日清誠  
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  
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



受是皆一不(中)  
主刑言信謂為民所  
之中忍未然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  
之中此與今尔何監非  
伯夷播刑之迪相和德  
而有德惟刑之德  
屬于五刑謂五刑各臻  
其極于事理無有少  
不當之謂  
咸中有慶曰祥刑言  
至得刑之中正天下美  
慶於此又美祥於此美  
只是刑之中篇中

音釋云監音鑒下  
同屬音燭

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  
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  
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  
章文有未詳者姑錄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  
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也嗣孫嗣  
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  
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  
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  
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  
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  
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音釋云惟爾祖父  
詳先正蓋指亂臣十  
人之徒如言先正保  
衡非謂文侯祖父也  
唐叔受封尚幼未嘗  
逮事文武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  
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  
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  
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  
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慎者言其德之所修  
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

文侯之命

幽王為大戎所殺晉文侯  
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  
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  
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  
史錄為篇今  
文古文皆有



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

民侵我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

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

呼有績予一人未綏在位難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不愆

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

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

△音釋云濟難並去邑

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

汝子嘉扞侯肝反○顯祖文人皆謂康叔即

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

離經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資爾

△音釋云辟必益反



△左傳閔公二年有  
衛文公之事  
○左傳哀公元年有  
越句踐之事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至厲王心  
戾虐萬民弗忍居王  
干珣諸侯釋位以開  
王政宜王有志而後效官

桓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

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

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

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

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焉供武用

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

簡者簡閱其生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

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

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

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

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宜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

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

白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

緡西夷大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

故太子宜白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

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

之衆而爲成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

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

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

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音釋釀汝花及酒成而和以鬯非以鬯釀也說見洛誥篇供音榮乘去邑旋旋然謂和緩也間去邑去上邑緡慈陵反國各音佩

○詩揚之水序云刺  
平王也不撫其民而  
遠也戍于母家周人  
怨思焉

△音釋云費本魯附  
庸國後并於魯今沂  
州費縣西有古費城  
去曲阜故城三百里  
○按洛誥傳謂東郊  
不開在周公東征時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



伯禽就國已久多方傳謬在成王滅奄時與此所引目氏說不同合歸于一

△音釋云無與毋通後除無餘刑之無餘並同

△旁通云古註甲鐵曹光整正義云經典皆言甲曹秦世以來始有鐵整蓋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鐵蓋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鄭云救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復救理穿治之

○音釋云孔疏云楛紛如綬而小繫於楛以為飾渚燒而納水中以堅之也○旁通云楛即干打蔽之物紛即紛悅之紛讀如焚周禮註紛如綬有文而狹孔穎達云繫紛於楛以為飾蔡氏謂繫而持之也

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師諸侯之師以征數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徂者云

△善救乃甲冑敵乃于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銀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救連條反敵的銀都玩反○救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鄭氏云猶擊也王肅云敵楛當有紛

繫持之也精至也銀渚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穽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牯音谷獲胡化反斂乃結反穽疾郢反淫大也牯閑牧也獲機檻也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獲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數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分此各重也

△音釋云張參五經文字云獲梓鄂也穽淺則施○正義云獲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則必不能出士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

△正義云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



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此牝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逸因牝相相逐至於放遠去也

○徐氏箋精云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曰風馬牛不相及

△音釋云糗去九反說文云糗米麥也

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夫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旁通周禮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王制註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王國六軍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軍大國三軍三鄉出正軍三遂出副軍次國二軍二鄉正二遂副小國一軍一鄉正一遂副九六遂之職也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有此事

○音釋云嶠地名在弘農郡灃池縣西

理反糗去九反慎音貞芻臄俞反芟音交○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典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芟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芟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



書五十七篇置秦誓於終篇似預知終周者是秦也可謂奇矣

音釋云無與毋通

音釋云杆格上候肝及下胡各反不可入也

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殺囚其二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古文皆有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為言第一義也將與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安於狗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杆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狗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

之首也

追悔之言較動人秦穆之善朝西戎遺愛在民可想耳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

所愆

以其不就已而思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

音釋云番音波旅朱子詩傳云與番通



春膏也。仇魚乞友。前三人明有所指也。昧思之則妄想之言耳。猶曰安得求斯人於無何有鄉而用之。

△音釋云介音界陸云本又作介好去菴

字句與大學小異同者蓋古人於詩書直引其所暗記故耳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

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論蒲眠俾緬二反

截辯給貌論巧也皇違通旅力既愆之良士

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

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

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

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違服多有之

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

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誥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

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都玩

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

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

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

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

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

日殆哉冒大學作媚忌也違皆違之也達窮

日與越通

△蘇東坡云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故太宗用玄齡而興玄宗用林甫而亂用人可不謹哉

書經卷六



邦之抗隍承後一人  
結法整然

△國知記云秦誓一  
籍有可為後世法者  
二孔子所以列之四  
代之書之終悔過遷  
善知所以修身矣明  
於君子小人之情狀  
知所以用人矣慎斯  
道也以徃帝王之治  
其殆庶幾乎

試使後來始皇能  
用此屏李斯用  
索格而以扶蘇居  
儲位則豈有二世三  
世而亡之理哉余故云  
進退此二人不准周秦  
實萬世人主之龜鑑  
也

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邦之抗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  
之慶五忽反隍倪結反○机隍不安也懷  
國之榮安繫於所任繫於所任一人之非  
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右蔡氏集傳之考證評註者專用陳師凱旁通鄒季友音釈為要矣其餘引据博採可為確證者而已矣  
寸雲子昌易記焉

寬文四甲辰曆九月吉日

享和元年 辛酉曆九月 再板今村八兵衛藏板

明治癸未四月念三於東京  
大學講了

天倪主  
越前成十一月十日於攻玉  
社講了





